

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洪範第六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

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

以箕子歸作洪範

歸錫前箕子作之

詁武王至洪範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

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錫前訪以天道箕子爲陳王比之六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序

留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言紂曠爲

下也。傳不放至祿父。義曰：放桀也。此以順

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勝本紀云：紂兵

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走之，而死。武王遂

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秦誓云：取彼凶殘，則志

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

耳。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

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

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

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

鎬至作之。義曰：上篇云：至于暨者，文王之廟在

暨。至暨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

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

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間，退而自撰其事，故傳

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擇箕子之目，箕子不

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
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
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
既釋其囚而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
朝鮮去周路無萬里聞其所存然後封之受封乃
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
洪範武王乃封箕子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

洪範義曰

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
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
乃言至彝倫攸斂主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
攸斂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日至威用六極言
禹第斂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
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條撰
定其文辭使成典故耳

正義曰洪大範

言澤誌文

惟十有三祀

王言子箕子

禮曰祀箕子

禮曰祀箕子

禮曰祀箕子

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禮曰祀箕子

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我不知其彛彝倫攸敘

天所以定民之常

禮曰祀箕子

禮曰祀箕子

禮曰祀箕子

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

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

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

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傳商曰

至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輝天文案此周

書也秦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

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

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

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傳隲定至之資正義曰傳以隲即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今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得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羊肅以陰陽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言言助天和令其居所行之生我不如常道倫

頃民何以次敘天問承天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

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墮塞汨亂也治水帝乃

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

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放鯀至死

不赦嗣繼也廢父與子堯舜之道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

攸敘。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

敘疏。箕子至攸敘正義曰箕子乃言答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

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救。禹

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
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
類之由也傳陞塞至五行正義曰襄二十五
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陘木刊謂塞其井斬其
木是陞爲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爲亂也水是五行
之一水性下流絲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
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爲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
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
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
治水失道爲亂五行也傳畀與至以敗正義曰
畀與釋詁文數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絲不得故爲
天動威怒絲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爲類
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也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
謂之爲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
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亦而耳未
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言疇之絲獨不得可言

天行若水，餘人皆不得，獨言天契，餘者以禹治
水有功，故天賜之，餘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餘禹具
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
心，故舉餘以彰禹也。傳放餘至之道。正義曰：
傳嫌極，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餘至死不赦也。嗣
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子廢，故云廢父與子。堯
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傳天
與至次敘。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
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
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
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
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
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
漢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

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贊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已而問焉，言箕子與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木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初一日五行九類類說常道，敘收數由洛書耳。初一日五行九類類

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五事在身用

次三曰曲辰

用八正次四曰協用五紀和天時

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

六曰乂用三德始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疑明用上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

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

敘初一至六極止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音初一日五材氣性流行次二曰勗用在身

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焉中

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上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

曰嚮勸人用五福威組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傳農厚至乃成 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爲釀則農

是醴意故爲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
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

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
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摠是治民但政

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爲二疇也 傳
協和至五紀 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

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
月右行日遲月疾月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

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
乃爲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今不差錯使行得正用

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
和之 傳皇人至之道 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

之爲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具然得過
與不及當用六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

至第敘論語九報其中皆言用大中也傳言天

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之事故

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冀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為善沮止也止其為惡福極皆上天為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日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條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為此九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為初也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六也政雖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皇

極居中者揔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
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
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
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
以一爲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
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
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
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
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
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
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
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
也其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
背先有揔三十八字小列以爲第用等亦禹所第
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
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揔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

數能盡故也。行疑不言數者以十五筮二共成爲
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言既衆
不可以數總之故也。庶辭不言數者以庶爵得爲
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
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
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止勸在下故丁寧明言
善惡也。且庶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
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極
非各分爲疇所以共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
一處故禹第之物爲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
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爲五福若
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萌故爲
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
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
陰即與咎爵常雨相類。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
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言其自然之常性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

土爰稼穡

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

潤下作鹹

水生鹵所生炎

上作苦

焦氣之味

曲直作酸

木實之性

從革作辛

金之氣味

稼穡作甘

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疏

一五行至作甘正義曰此以下

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與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為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大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五行即五持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

之言五者各有其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正氣
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正義曰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
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
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
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
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
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
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
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
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
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

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
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
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
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
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
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
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顏
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
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洊濕，
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
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傳木
可至改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爲
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爲器也。木可
以揉，今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爲器用之
意也。由土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

可用以爲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直改更也。傳種曰：至以斂。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共爲治田之事，分爲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爲，故爲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所生。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正義曰：火性炎。

上、被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
苦爲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嗅之曰氣在口曰味
傳木實之性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
之味雖殊其爲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
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味正義曰
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爲
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傳甘
朱生於百穀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上之
所生故甘爲土之味也月令二五事一曰貌儀二
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曰言

詞章

三曰視

觀正

四曰聽

察是非

五曰思

心慮所行

貌曰恭

嚴恪

言曰從

是則可從

視曰明

必清審

聽曰

聰

必微諦

思曰睿

必通於微

恭作肅

心敬

從作乂

可以治

明作哲

了聰作謀

所謀必成當

睿作聖

於事無不通謂

之

○

二五事至作聖

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

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聰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哲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爲說貌摠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事爲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火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代

生之書也。孔於木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
恭之罰。高宗離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
文也。孔取書傳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
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
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
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
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
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傳察
是非。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文引詩云。思無
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
惡之稱。但爲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
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
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聽者心
應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

有是非也。所為者為正，不為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傳必通於

微

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情容故恭

為儼，恪也。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

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

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

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其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

從亦我所為，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為文，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

是也。傳於事至之聖。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

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

情故視明致照哲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為
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
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
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
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為聖聖是智之上通之
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
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
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
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
案庶徵之章休徵咎徵皆肅人所致若肅又明則
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
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
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

三八政一日

皆云哲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為哲

食業

二曰貨

物寶用

三曰祀

以成教

四曰司

空

以主空土
以居民

五曰司徒

司徒衆教
以禮義

六曰司寇

盜使
王姦

無

七曰賓

禮賓客
無不勸

八曰師

簡師所任必
良士卒必練

疏

三

政至曰師

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
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

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勸鬼神也四曰司空之
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

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
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

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
急故教爲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之用故貨爲

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勸事鬼神
故祀爲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

主居民故司空爲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
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

刑殺之法則疆弱相味司寇主盜故司寇爲
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
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
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卿舉官爲名
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
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以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
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後者也貨掌金帛之官
若周禮司貨賄良也祀掌示祀之官若宗伯者也
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
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
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
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
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堂公家
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
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
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

後也

傳寶用物

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摠

名皆爲人用故爲用物旅藝云不貴異物賤用物

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

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

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傳主空土

以居民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

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撥非民司寇掌邦禁

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

人其文具矣傳簡師至必練正義曰經言賓

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

賓客相往來也師者衆之通名必當選人爲之故

傳言簡師選人爲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

必訓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四五

紀一曰歲

所以紀二日月

所以紀三日日

所以紀四

四時

曰星辰

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以

五曰曆數

曆數節氣之度以



四五紀至曆數

正義曰五

為曆勘授民時

紀者五事為天時之經紀也

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

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

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為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

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筭日月行道所曆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

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

也五紀為此者歲統日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曆數摠曆四者故歲為始曆為終也傳二十

至所會 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遊天轉運

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

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

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

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

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

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井中旦

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

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

四氣。一為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

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

問七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

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

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文前及日而與

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

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

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

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

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

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

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傳曆數至民時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二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曆所以斟酌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

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管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五皇極皇建。其有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

極

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

斂是五福之道。以為教用。布與眾民使慕之。

惟時厥庶民于汝

極錫汝保極

君上有五福之教。眾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

凡

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

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

疏

五皇極至作極正

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君為民之主。當

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由先勘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皆効上所爲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爲中正之道言天下衆以盡得中也傳大中之至之義 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

其大中之義天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爲德皆求大中是爲善之摠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斂以爲一疇耳傳斂是至慕之 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勘用五事也用

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勤則五福集來歸之普勤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勤五事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勤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勤用五事不言勤用五事以教而六斂是五福以為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欽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 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為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眾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 傳民有至中正 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人 惟天下皆大為

中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民職有道有所爲有所 執守汝則念錄敘之 不恟于極不罹于咎

皇則受之 於谷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 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汝當安汝 顏色以謙

下人人曰我所好者 德汝則與之爵祿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於中之人、故與之福、則是人 無虐瑯獨而畏

高明 不侵虐之龍貴者不枉法畏之 凡厥

明 正義曰、又說用人爲官使之大中、凡其衆民 有道德者所爲有所執守汝爲人君則當念錄敘

之用之爲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爲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爲大中之道又爲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爲大中矣 傳民戡至敏之 正義曰戡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戡言之戡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爲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斂之宜用之爲官也有所爲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好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也 傳凡民至受之 正義曰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爲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上文人

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爲大中此句又今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爲不相妨害傳汝當至爵祿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謀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此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受取此言與爵祿謂用爲官也傳不合至勉進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爲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爲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傳榮置至畏之正義曰詩云獨行榮榮是爲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

與榮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
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
天子無陵虐榮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
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爲據人臣謬也。人之

有能有爲使着其行而邦其昌

功能有爲之士使進

其所行汝國其昌盛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

之又當以善道接之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享

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

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

祿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疏

人之至用咎

正義曰此又言在位者有才能

不所爲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改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旣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計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旣惡必爲惡行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功能至昌盛 正義曰功能有爲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爲有成功此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爲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 傳凡其至接之 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旣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

傳不能至而去 正義曰投之以官爵加之以燕
賜喜於知己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
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疎薄更無恩紀言
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
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
去也 傳於其至汝善 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
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
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
多矣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
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
爲使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無
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爲惡耳 無

偏無陂遵王之義

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

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言無有亂

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開關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辯治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疏無偏至有極正義曰更言大

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跛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關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友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為大中之人也

傳偏不至治民 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

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傳

言會至中之 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為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

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曰皇極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之敷言是訓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天其義言以大中之

道布陳言教不失是常則人皆 凡厥庶民極之

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凡其眾民

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

以近益天子之光明

天下王

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非民之父
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疏

曰皇
至下

王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為天下所歸更美之曰
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
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為
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為
貴凡其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
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
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
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為民之父母以
是之故為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
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六三德一曰

正直

能正人
之曲直

二曰剛克

剛能
克事

三曰柔克

和柔
能治

三者皆德

平康正直

世平安用
止直治之

彊弗友剛克

友
順

也世彊禦不順
以剛能治之

變友柔克

變和也此和順
以柔能治之

沈

潛剛克

沈潛謂地雖柔亦
有剛能出金石

高明柔克

謂天

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于四時喻臣
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

言惟君得專
威福爲美食

臣

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
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

僻民用僭忒

在位不救平
則下民僭差

疏

六三德至僭忒正
義曰此三德者人君

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
剛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

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
治之彊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
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
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
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彊矣而有柔能順
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
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
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
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
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
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
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用在位之
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
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傳和柔至皆德
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
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三者正且在剛柔

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
孔同鄭立以爲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傳

友順至治之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友是

和順之名故爲順也傳云樂和也釋詁文此三德

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爲之故傳三者各言世

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

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彊

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

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立以爲人臣各有一

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

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勤之行者則

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

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

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

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

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

潛謂地也

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
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
納臣也 傳言惟至羹食 正義曰於三德之下
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
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
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為重
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開諸侯也
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 傳在位至
僭差 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
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
震主者也入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
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
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
民皆不信恒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
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猶疑
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猶疑

擇建立卜筮人

龜曰卜著曰筮考正必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

乃

命卜筮

建立其人命以其職

曰兩曰霽

龜兆形有似兩者有似兩止者

曰蒙

蒙陰

曰驛

曰克

氣落驛不連屬
兆相交錯五者

曰貞曰悔

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凡七

卜筮之數

卜五占用二衍

咸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是立

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汝則

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

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

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

之謂大同

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

身其康彊子

絲其逢吉

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

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二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

卿士從

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君臣不同決之卜筮

亦中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

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

師征伐
可以出
龜筮共違于人
皆用靜吉
用作凶

安以守常則

○

七稽疑至之言
正義曰稽疑者

言動則凶

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

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立為一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非有五曰雨

非如雨下也曰霽非如雨止也曰霽非氣蒙闇也曰圓非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非相交也筮卦有

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非卦其法有七事其卜非用五雨霽蒙驛

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

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

曰立之正義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

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
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傳北相至常法正義曰

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疊析形狀有五種是卜兆
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

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霽聲近蒙詩云

零雨其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霽為兆蒙是陰闇

也闇即暋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

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

氣不連屬則霽為氣連蒙闇也主肅云圍霍驛消

滅如雲陰霽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

鄭玄以圍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霽者氣澤鬱鬱冥

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

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析其析相交也鄭玄云

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

儒各以意說未知孰符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

為土立者為太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

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非
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

傳內卦

至曰悔

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

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

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

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

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

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

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

正以見上體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

互相明也傳云是至三人正義曰此經卜五

占用二衍忒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兩霽

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

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

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

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玉解其衍忒

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玉解其衍忒

宜摠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
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者言經
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
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
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
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
瓦兆非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虛犧歸藏黃帝三兆三
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
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辨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
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
收殷學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
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立易贊亦
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
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
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
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卜賢者不

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干左傳文
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二人也
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
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
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傳將舉至決之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
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若先盡己心以謀
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
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
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辨爲首耳其大夫及
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
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
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
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
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
庶人必是小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

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評羣臣二曰評羣吏三曰評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以人主爲一又摠羣臣爲一也傳人心至於吉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著名故不須改也傳動不至遇吉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傳三從至舉事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爲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

有一從爲主見其爲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爲
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爲主故退
彼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
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
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
之內唯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
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
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
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
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
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
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
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臣等也傳民
與至決之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爲識
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
凡上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故老

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是也傳二從
至征伐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可舉
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
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筮
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
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信四年左傳云筮
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
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
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
實長也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
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
明彼長短之說方是有為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
與龜為二從耳婦士庶民課有一從亦是二從以
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婦士庶民
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

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筮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爲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爲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爲二條。庶民配龜從爲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礼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

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

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

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庶徵

正義曰庶衆也

則衆驗有美惡以為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摠

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

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

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

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曰雨

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

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庶草蕃庶

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庶豐也

一極備凶

一極無凶

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二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

疏

曰雨至無

凶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二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傳

雨以至來驗 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煖煖也舍人曰煖溫煖也是煖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煖者煖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煖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常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爲次下云休徵各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

寒煥則晦是寒也明是煥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煥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煥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為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為咎也傳言五至庶豐正義曰三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

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眾草百物
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
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眾草蕃廡者舉草
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
敘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
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
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
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
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
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休徵

叙美行之驗

曰肅時雨若

君行勸則時雨順之

曰乂時

暘若

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

曰哲時燠若

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

曰謀時寒若

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

君能通理

則時風

曰咎愆

敘惡行之驗

曰狂怕雨若

君行狂妄則常

雨順之

曰僭怕暘若

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豫怕燠

若

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

曰急怕寒若

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曰

蒙怕風若

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

疏

曰休徵至風若正義曰既言五

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劫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哲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敘庶草蕃庶也曰咎愆至風若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極備

凶一極無凶也

傳君行至順之

正義曰此休

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

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

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

於休者人君行不勤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

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

對者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

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立以狂為倨慢

以對不勤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

平肅云舒惰也以對照首故為遲情鄭云急促自

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己也鄭云蒙

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窮

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

曰王省惟歲

王所省

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職兼所

職兼所

揔羣吏如
歲兼四時

卿士惟月

卿士各有所掌
如月之有別

師尹惟

日

衆正官之吏分治其
職如日之有歲月

歲月日時無易

各順常

百穀用成又用明

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
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俊

民用章家用平康

賢臣顯用
國家平寧

日月歲時

既易

是三者已易
喻君臣易職

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

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君失其柄權臣
擅命治闇賢隱

國家

疏

曰王省至不寧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
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

亂王之首職兼揔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
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

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飢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

傳王所至四時

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

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

士師尹亦爲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

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傳

衆正至歲月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

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爲長
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大卜爲卜官之長此之
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
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
師尹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
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是衆
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咎言
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
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
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庶
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星民象故衆
民惟若星箕

星好風畢星好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日

雨亦民所好
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

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

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

疏

庶民至風雨正義

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爲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 傳星民至所好 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爲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衆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 傳日月至常法 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爲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君爲政小

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莽等說渾天者皆云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
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
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
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
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
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
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
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
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
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
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
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
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
之大略也羊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
以齊其民傳月經至以亂正義曰詩云月離

于罪俾滂施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官好陽北官好燠中官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唯言月者鄭九五福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一曰壽

百二十年

二曰富

財豐

三曰康寧

無疾

病

四曰攸好德

所好者德
福之道

五曰考終命

各成其
短長之

命以自終
不攢天

六極一曰凶短折

動不遇吉
短未六十
折未三十
言辛苦

二曰疾

常抱
疾苦

三曰憂

多所
憂

四曰貧

財
困於

五曰

惡

醜

六曰弱

劣

疏

九五福至曰弱
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

正義曰

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攢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愁。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厄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爲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爲善致福，爲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

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長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傳百二十年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爲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道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己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爲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從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爲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洪範以人君爲主上之所爲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宰相通也傳各成至播天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二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爲下積天者亦爲福也

傳動不至辛苦 正義曰事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爲百一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歿厄勞役之事爲辛苦也鄭玄以爲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未齒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傳厄劣 正義曰厄劣並是弱事爲筋力弱亦爲志氣弱鄭玄云愚儒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負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善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

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曾故致富達而
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
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
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
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
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
惡弱之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宗賦

廟彝器酒

作分器

言諸侯尊甲

疏

武王至分

曰武王既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為諸侯既
封為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
戒勅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傳賦宗至諸侯
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
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齊序云大封於廟謂此
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月司尊彝之官鄭云彝

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然則盛
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
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傳言諸
至也。亡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
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
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
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
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
云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